

自白 ?文□李佩俞 圖□吳雨涵

瀛苑副刊

他給我的回憶是無盡的馬拉松，充滿掙扎與放棄，身體早已透支，只剩意識空洞地跑著，像機器一樣運轉，到底堅持的是什麼，到最後我也不知道了。只知道那是個夏天，離春天很遠，又或者已過了好幾個春，只是我自己不知道罷了。究竟答案是什麼？一直硬在我面前延伸的盡頭好卑鄙，回頭，撞上了過去未來現在，原來每處都是終點，也原來沒有終點。沒有粉身碎骨，沒有流淚，也沒有人為我加油。我很想跟別人訴說著，關於你，關於心情，關於那個馬拉松，但記憶最深刻的，卻是那迎頭趕來的冬，所以，我凍傷了。

第一次對他的印象應該是很清晰的，人家不都說第一次是最難忘的嗎？不過那是在好久好久以後我才想起，是那種很自然的記憶回潮，沒有撞上岩灘所激出的浪花，只有很平凡的一雙手，安安靜靜地在來回的思潮中撫摸著，輕輕留下些若有似無的漣漪，能是永恆的，當然也能是不著痕跡地悄悄消失，好像一切都沒發生一樣；那，或許也能像那可笑已蒸發的汗水，在茫茫然的雲霧間結合了名為二氧化碳的援軍，再以勝利者的姿態重新降臨，嘩啦啦地絕地大反攻，然後同樣的再死去一次。但，這次總該有留下些什麼吧！至少不再以恐慌中帶著希望死去。

我們始終在美麗的河畔對岸相望，誰也無法丈量著之間的寬度，我獨自斟酌著那水深如何測量的可能性，而你，只是靜靜地站在那，靜靜地，看著我眼中的你，靜靜地。一個夏天過去了，美麗的河畔儼然成為失色的大鴻溝，沒有小船能幫我渡向你，也沒有陸橋讓你走向我，而在你眼中的我，同樣也是靜靜地靜靜地看著我眼中的你。在第二個夏天，一條小船駛向你，竟把你載走了。直到夜晚，幽幽的月在河上載沉載浮，我依然靜靜地看著還在我眼中的你。

我始終沒說出，那一句話。

相信嗎？呼吸是會痛的，而天空並不是澄藍的自由。你的容顏幻化出的雲彩總是漂映在心思水面，讓深陷水中的我不敢大吸一口氣，我只能選擇溺斃。當抓了浮木，自以為安全，卻不知不覺游往瀑布，急湍使我恐慌，這不是悠溪，於是我拋棄了浮木繼續浸在已成福馬林的思緒裡。我知道這對浮木不公平，卻持續換了一根又一根的浮木，也一次又一次的拋棄，我又成了一台空洞的機器。

但我始終沒說出，那一句話。卻說了好多個——對不起。

我想去流浪，尋找沒有你的香格里拉，就算明知是西西費斯，我也要去聽起來很浪漫的流浪。聯繫著頂峰旋上去的山路，途中有清澈溪澗可以啜飲，有嵐風可以擁抱，還有我聽見了心裡的真誠，在山谷回音中，清楚而明白，而在颯颯林中幽徑裡有著淒切哭聲，那是我乍開又凋落的期盼。在山外，層層山巒重疊，夕陽逐漸被吞食著，我開始返程了，流浪已沒有意義。我想起了你，時時刻刻的你，是溪澗是嵐風的你。

你知道嗎？我是真的很愛你。

